

进入猎物者的世界，过一把超女般海选的瘾

HUNTER



白饭如霜◎著

地球猎人三年来连环失踪
吸血鬼制造“悬神引”妄图永生
厄运之蝉预言东京三日内灰飞烟灭
故事就发生在一个人与非人共存的魔幻都市中……

华文出版社



UNITED

猎物者

白饭如霜◎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物者 / 白饭如霜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9

ISBN 7-5075-1898-1

I.猎... II.白...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3376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发行部 63370169 63370165

总编室 63370164 责任编辑 6337015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87 × 1092 1/16 开本 15 印张 14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20.00 元



猎物者

DINANMEI

狄南美

狐山一脉选命者唯一后裔，预言通灵，迷恋十丈人间软红，好美服，好精食，好欢听鼓吹，FASHION SLAVE，烟视媚行，行事绝无常理。为当得起者有情意，纵赴死而不改。



猎物者

PICHEN

辟尘

养拖把当宠物，视锅铲为手足。掌管风之力量的尊贵半犀长老，有洁癖，不言笑，生平所爱四样：猪哥、小破、搞卫生、做饭。余者三千弱水，眼都不转过去。

猎物者

XIAOPO

小破



破魂、食鬼族之精神领袖，现为小屁孩。童真甜蜜，爱吃零食，所能不可知，所为尽琐事。幼儿园中领袖，小女孩的英雄，警局反黑组的编外，所到之处，海晏河清。



猎物者

JIANGZUOSITU

江左司徒

以人类之身摄政邪族，得长生不死，千秋万载悠悠寂寞，视繁华人世如粪土，出身背景，前因后果两字以概之：神秘。因为不想活了，拉上无数人垫背。



破魂劫
1

悬神引
83

倾城破
157



POHUNJIE

破魂劫





第一章

基本上，我可以被称为最优秀的猎人之一，捕猎的手段和经验，都已经趋于完美。不过之所以只能称为“基本上”，是因为我老是爱上我的猎物——爱，可是个致命的缺点。

上一次的教训，来自东京地铁里的那只嗜糖蚯蚓，那可是只大东西，长了两百多年，不知道修行中出了什么差错，变成了一个人类美女爱好者，天天躲在地底下窥视地铁站内诸多裙底风光。最后一班车开走后，就自己出来变成女人到处跑。我遇见它的时候，这只大虫子正在神气活现地练习走台步，胸部浑圆，腰肢纤细，腿很长——老实说是太长了一点，大约六英尺上下。看到我在一边嘲笑它，就一脚踢过来，把我从手扶电梯下面一直顶到上面——真是受不了，我不过说了一句：“美女，你比例不太协调啊。”

那时候流行的是金发碧眼红唇似火的西洋美女，在东京很难看到，不过地铁站台的广告牌弥补了这个缺点，上面的绝世佳人们，是我生活下去的巨大动力。就因为这个，我和蚯蚓很投缘。它总是顺遂我的心意变成各个电影明星或超级模特，偶尔还告诉我一两条关于他们的八卦消息，比如说妮可·基德曼的老公其实是同性恋，或者迈克·杰克逊没有恋童癖，他只是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孩子而已。我问它从哪里得到这些资讯，它说偶尔它也到报亭偷几张报纸解解闷，于是

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怎么认识字呢？

我们有过很好的时光，甚至还一起喝过酒，日本麒麟啤酒，它尝了一口，立刻破口大骂，说的语言我完全听不懂。为了报复我给它那么难喝的东西，它从年轻时代的巴铎变成一个放大版的死老太婆，并且惟妙惟肖地蹦跶着抗议韩国人吃狗肉，真是活活把我笑死。为这些欢乐，我付出的代价是两年内被禁止使用捕猎执照，因为我放任它在地铁中放屁，当场熏昏过去四十多人，其中七个在窒息后抢救无效去世。

我做过自我介绍吗？没有？在家里呆太久了是这样的，自闭、懒惰、颠三倒四。我是地球猎人联盟的签约猎人，活动地区主要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一带。我并不杀生，而是帮助地球上各个公共和私人机构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有时候是宝藏，有时候是能源，有时候是人，更多的时候，是一些非人——非人类，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说嗜糖蚯蚓，它是治理沙漠化的唯一终极克星，无论该地区已经贫瘠荒凉到什么地步，只要它愿意，可以使之在最短时间内成为良田绿洲。我遇到的那一条，更是族中的长老，要不是走火入魔成了色狼和重度女装癖者，不知道可以造福多少被饥荒所困的人群。

现在两年快要到了，我要开始着手向总部申请取回猎人执照，并且同时申请加星考核，倘若成功，我便是亚洲区级别最高的猎物者——这个头衔我数年前就应该拥有，不过我实在是在太乌龙了一点，五年内居然被停职两次，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对猎物有情，无法完成任务。

这是一个很好的清晨，窗帘外有淡淡的蓝色，空气清新纯净。辟尘在厨房里哼着歌儿——我倒，居然是阿姆的骂人歌，不知道他前几天去淘碟到底淘到了些什么货色。辟尘是半犀



人，被地球联盟追捕了将近十年，他的特长是净空。在污染高的工业城市里，人类要想健康地生活下去，就一定要有半犀人驻守，使总体空气质量维持在标准水平。近几年以来，全球工业污染以几何级数增长，对半犀人的需求大增，而辟尘正是悬赏榜单上排名最靠前的一个。但是他最爱自由，却不爱人类，连地球也不爱，最近喜欢说的一句话来自动作电影《极限特工》：“你要我拯救世界，也要先问问我爱不爱这世界啊。”幸好他是爱我的，所以堂堂半犀人，沦为我的煮饭公。他还说，要是地球因为污染而灭亡了，他一定把我带到其他星球上去，即使要牺牲自己去当空气清洁剂也在所不惜。为这句话，我冒着被彻底开除出猎人队伍的危险把他留在我家里，至今快四年了。

今天我要回总部去备案，递交回归申请和考核申请。两年里我都没有和他们联系，只定期收到猎人联盟的内部刊物，看看最近被捕捉到的非人种类有无刷新，以及级别升降的动态，从两个月前的那一期来看，我还是有希望成为第一个五星猎物种者的。穿上西服，走到门口，辟尘飞了一个面包过来打发我吃早饭，突然说：“猪哥，昨天狄南美和我在网上聊天，说你最近紫微星象走向不是太清楚，可能在近期内有迷灾，要你小心点。”我登时跳起来：“你又用我的名字上网！干什么了？”辟尘大眼一瞪：“急什么，不就是帮你处理几个狐狸精吗，还敢说？！上次去见的那只母猫差点把你舌头吃了呢，这么快就不记得了？”我苦着脸看着辟尘圆圆的大脸，天哪，我怎么去跟一个半犀人解释，人类男女中存在一种叫做法式深吻的亲热方式。想想那个美貌网友，当时被辟尘用重尘包成一只粽子，大概受惊不浅。我有气无力地挥挥手里的面包，一头冲出了家门。

天气不错，是个好日子，我搭车到了机场，上飞机，到纽约。纽约第五大街的名牌店林立中，有一个小小的铺面靠在

GUCCI 专卖店旁边，呈灰绿色外观，开一个窄窄的门，像一根手指。我推开门走进去，伙计满面笑容地迎接上来，大力拍我的肩膀：“猪哥，终于回来了。”

这个伙计是我从前的搭档，也是至交，因为一起舞弊放走一只食金兽而受罚，被放在总部地上入口守门。我拥抱他：“山狗，委屈你了。”他一把推出我老远，大义凛然地挥手：“少来这套，找你借钱的时候你跑哪里去了？”我叹口气：“身不由己啊，我的钱都被辟尘管着了，他说他在华尔街有线人，帮我投资。天晓得，我今天早上吃面包，牛奶都没有配呢！”他笑得打跌：“什么世道，男人女人都不爱，最后和一只半犀牛过日子。”

废话够了，我转到柜台后去，将眼球贴上收银机扫描处，一道蓝光闪过，奇怪了，我还在店子里站着。我莫名其妙地去看山狗，他也一脸意外：“噢，你怎么没有下去？”当着他的面，我再次俯身做了同样的通行请求，蓝光闪过，表示批准，但空间门并未打开，我仍然在原地。“怎么回事？”山狗一摊手：“不知道，我的进入权限已经被取消了。说来蹊跷，我已经有三四天没有看到一个猎人进出，上一次开门是接欧洲区老大杀人狐狸，头儿说他们要开会。”我纳闷了，杀人狐狸一向和亚洲区老大梦里纱不合，上次开全球大会，两人在主席台上打架打得扭成一团麻花，现在怎么勾搭上的？

我抓耳挠腮半天，决定强行把空间门打开，下去看看。山狗看到我眼珠乱转，立刻咆哮起来：“不要召光行来，我受不了！”话音未落，光行已经兴高采烈神出鬼没地从他后面冒出来，为了表示欢喜之情，不顾和我相见，先自己跳了一段踢踏舞，与此同时，本来安静得不得了的店堂里，忽然混杂了各式各样的声音，从各个空间段传出来，包括菜市场的争吵吆喝、国会大堂的国情咨文问答、做爱发出的销魂声韵等等，不一而足。光行是一道半透明的影子，是我开始猎物修



行时在亚马逊森林捡到的，它也是一只菜鸟光行，不断从各个时空界摔出去，动不动就摔成昏迷，要不是我把它捡到，多半会被专吃影子的参努当点心叼了去。因为这一命之恩，它常常违规帮我打开各种各样的空间门，去古今中外随便逛逛，要不是自己懒得动，辟尘这只八卦怪兽又管得比我妈还严，我还打过主意开一家古今绝色按摩馆，把四大美女和埃及艳后弄来做做马杀鸡生意。

光行一开始跳舞就没完没了，我打躬作揖围着它转了半天，它才肯勉强停下来垂询：“猪哥，有何指教？”一边手臂还在晃来晃去——这小子没有骨头，想怎么跳都行，搞得我昏头。一听只是要开道空间门，它哈哈大笑，打个响指：“我来。”说完一阵风冲进了柜台，叽叽咕咕搞了一阵子，突然伸出头来：“猪哥，这道门是通到猎人联盟的哦，有没有机关？”我一愣：“不知道，你当心点。”它不屑地从透明鼻子里呼出一道白气：“开玩笑，我刚刚拿到光行界逃生大赛年度总冠军，不要说地球联盟，星河联盟我也常去上厕所。”哗啦一声，我脚下突然一轻，整个人坠落虚空里——笨蛋，居然直接把门开在我屁股底下了。

地球猎人联盟成立于哪一年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曾经是记得的，因为要取得猎人执照，必须经过考试，考试分为五科：追踪、战斗、识别、修复、历史。是的，历史，有一道题是这样的：

第一任地球猎人联盟理事长受害于哪种异兽之手？

- A 疫龙
- B 半犀人
- C 老鼠天师
- D 其他

当时参加考试的兄弟姐妹一共十七人，十七人选的都是D。原因很简单，第一任理事长虽然已经老得皮都换了好几层，又习惯在结业典礼上一边颁发证书一边睡到流口水，还因为返老还童的缘故，经常对低级猎人表演变形术却忘记自己变化了形象而以一只蟑螂的外形走出去丢人现眼，但是他没有遇害啊。他不断出些类似于加强猎人体能集训赛之类的狗屁新政策整我们，活得比谁都好。那次考核只有三人过关，而且这道题大家统统都没有拿到分，官方解释是，受害的意思是被害了一把，不见得一定要死翘翘，而理事长老人家确实是被老鼠咬过一口的，所以答案是C——老鼠天师。我抗议！

到达联盟总部的异次元空间前有一段时间的静空期，每次我都在这个时候想起菜鸟岁月的光荣往事，当然数量有限，不然也不用专挑这一秒。又是哗啦一声，到了。

摸着我受累的尊臀慢慢起身，眼前景象十分熟悉，就是一个非常大，非常气派，非常规划有致的办公室。

没错，就是你进了任何一家写字楼的任何一家公司，转过接待前台，就可以看到的，其结构类似于一个分散开的大蜜蜂窝的办公大厅，无数人头若隐若现，无数声音纵横交织，无数心事错乱流连，每个人都活得像别人的地方。

猎人联盟里也一模一样。至少以前是。

现在？现在这里一片死寂。空气冰冷，极为安静。淡蓝色的天花板以往充当着巨型的电脑屏幕，不断读进数据，报告全世界范围内对目标的追踪进展，以及与各个客户的洽谈成交情况，现在却是灰暗的，支离破碎，呈现螺旋状的裂纹，像被巨大的力量直接命中造成的后果。办公室中心纵向排列开的数十张白色小办公桌上，该有的都没有了，所有的资料、文件夹、电子留言条、电脑，全都不见踪迹，呈现清洁阿姨梦



想中的终极干净。我的背上突然涌出一股凉气。

刚刚山狗说，他已经有三四天没有看到猎人进出，记忆中平常这里的出任务频率是每小时四宗，每分钟有十个以上的猎人集合待命。我在大厅里细细搜寻过一遍，一无所得之后，缩起身体向内走去。冷清空气活像有腿脚的虫子，一曲一曲在我背上爬，爬出无数鸡皮疙瘩。明明是故地，嘴脸却意外狰狞。我突然想起格斗教官关咯咯跟我说过，天下最有用的功夫，乃是直觉。我直觉这里没有人，希望能有点用。

办公大厅往内走，距离大门口五十米处有一个右转弯，通向一条长走廊，走廊通体漆成淡淡的金色，左右各有三道门，门的颜色据说也是金色，不过略微深一点，上面挂了水晶质地的牌子。之所以是“据说”，因为只有左手第一道门我看得出来，写的是：猎物司。其他的什么藏物司、究物司，对我都是隐形的，只允许所属该司的人进入。

在进入猎物司之前，我深呼吸了好几口气，足足犹豫了一分钟考虑要不要冒险，万一进去看到一堆尸体，然后被一个想像不出的大魔头一掌打成内脏粉碎，不知道谁来照顾辟尘。这个家伙最近爱上吃冰淇淋，而且非“哈根达斯”不要，忒小资一点，也不看看我停职两年，几乎没有收入。

思想斗争乱做，无论如何，我还是推开了门，门里仍然是我熟悉的景象，除了没有梦里纱——我的老板之外。占据正面墙的落地窗，窗外是时空检测眼，能够看到两千公里内的一切有生命物体的活动情况，看起来它仍然在运行，密密麻麻的绿点不断闪烁移动，偶尔也有非常集中的爆炸状闪亮光芒，表明该地区有相当规模的非常规生物活动。紫檀木大办公桌放在右边角落，三面墙都是巨大的文件架，密密麻麻无数小抽屉，每个抽屉里都藏有某种非人或地球资源的详细资料。而地板上一如既往，光洁异常。

一切都完好，安静，无痕迹可寻找，连味道都刻意纯洁。

不错，我的追踪术拿过满分，但是无东西可追的话，即使是教官小田天狼来，也只有怀才不遇这华山一条路。不如闪吧。

主意打定，我反身冲出办公室，撒腿狂奔回到空间门入口，出去没有进来麻烦，坐坐电梯就可以了。我很担心电梯会不运行，或者半途停掉，但是担心还没有完，已经一头扎到了光行面前，它在咬自己的指甲，表情很天真，小店子里回荡着赛旦的优美歌声，有如天籁，而比牛还不识音韵的山狗缩在一角，皱出一张苦瓜脸，还戴着一个巨大的耳罩。他这么爱安静，真应该下去呆着。光行看到我，露出笑容，透明的笑容：“猪哥，怎么样，搞定了吗？我要走了。”

那天我没敢再劳动光行，很老实地乘最晚一班飞机回到了东京，辟尘正在地板上吐纳静坐，柔和昏黄的壁灯下，他一脸平和，使人心定。我很爱他，虽然他抓根鸡毛当令箭，管东管西，还有十分严重的洁癖，让我一天到晚不得安生，但他是这个广袤世界上，最与我亲密无间的——东西。悄悄换了鞋，脏袜子藏到地毯下，我坐下来，随手拿一本猎物者杂志瞎看，免得响动过大惊扰了他。一页一页翻下来，眼睛里半个字没读进去，总部惨淡诡异的景象在脑海里不断一幕幕闪过，令我心乱如麻，早上出门时辟尘说我最近有迷灾，果然迷得不善。

想到这里灵机一动，顾不得打扰辟尘，我立刻一跃而起，辟尘几乎同时睁开眼，他人定中受了惊，本能地吸气，这房子里的空气给一吸而空，突然变得像建在了珠穆朗玛峰上。虽然一看到是我，他就放松下来，我还是感觉头沉胸闷，心脏狂跳，内脏瞬间受到的强烈伤害不知凡几——刚刚还说爱他呢，真是遇人不淑啊。

顾不上算账，我揪住辟尘问他：“你知不知道狄南美在哪里？”